

生命史学

余德慧 李宗烨 著

生命史学

余德慧 李宗烨……著

*Intimate
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Life*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史学 /余德慧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6
(余德慧选集)

ISBN 978-7-5624-9768-4

I. ①生…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3239号

生命史学

shengming shixue

余德慧 李宗烨 著

鹿鸣心理策划人: 王 斌

责任编辑 温亚男

责任校对 张红梅

版式设计 韩 捷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9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768-4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生命经验的 历史感

自序

生命史学以经验为起点

生命的厚重感来自生命经验的历史，也就是来自“生命阅历”。打从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心理学领域之后，整个心理学崇尚客观，当然也就取消生命感的探讨，使得心理学成为科学论述的一份子，人们很少从学院派的心理学获得真心体验的知识。尽管心理学里有临床、辅导心理学，但是依旧无法从客观心理学的领域挣脱出来，自成一格。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生命经验的历史感全部被驱逐出心理学的思考，只剩下非历史性的学理析辨。

心理学驱逐生命感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历史的进程。心理学的智识发展，必须在当时的知识领域说出自己的话语，而心理学家仅能在自然科学的魔力底下玩科学的游戏。可是对世纪末的心理学家来说，自然科学对心理学的附魔程度显然减低很多，心理学（尤其是人文心理学）已经有足够的智识重拾生命感。

生命感如何从心理学研究重拾？这是我近年来做研究

的重心。由于我采取诠释现象学的路数，所以对生命时间的研究比较注意。一般人把生命感放在当下活着的感觉，试图从活着的当下去捕捉生命的意义。可是，这样的方式其实没有多大用处，主要是“当下的活着”并不提供意义的理解，反而是宗教的修为。因为生命的时光必然是瞬起瞬灭，作为宗教修为者就可以从当下获得无常的领悟，而朝向“心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生活。但是对生命意义的了然，则是另一件事。

生命感有很大的部分来自生命自身的历史。我们曾经有的经历有个很奇妙的现象：往日时光透过回忆获得此刻的新意义。意思是说，我们任何时刻的感觉都被过去的经历所渗透，我们的眼睛一直沾满过去的经历，但是，经历的返回并不是原样搬回来，而是以我现在的情况重新被看到。最经常有的现象是，在事情发生的当儿我们从未曾发现的意义，总是在后来别的事情发生之后才明白。换句话说，经历过的事情并不一定把意义呈现，反而是在后来才知道的。因此，生命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在事情发生的经验，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开启了当年的意义。

例如男女谈恋爱或分手，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人并不知道当时的爱情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在几经结婚、离婚之后才明白。所以我们常会有这样的铭言：“只有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产生现在的知识。”因此，这种知识就叫作“生命史学”。

生命史学并不是历史学，而是有着历史时间的心理学。

历史心理学让我们明白，在任何活着的时刻，我们都有着重获时光的知识。我们的生命感并不是直直的一条线投向未来，而是弯弯曲曲地萦绕，每个时刻都是由生命的过去返回现在的心头，而成就此时活着的生命感。过去的时光并不是整整齐齐地排个秩序，而是由现在的任何一言一行所召唤；被召唤的记忆并不是重新被我们温习，却似生命之屋里面的喧闹，我们在屋子门外探头。

史性心理学为人类绵延的经验

从“生命史学”可以延伸发展到“史性心理学”的探讨，其主要的关照在于人类基本的主体经验，例如人类的疾病经验、受苦情态、身体的照顾、关系的建立与断裂、寻求安全的措施、对死亡的理解，等等，这些主题都是任何活着的当代人与任何曾经活过的人所共同经验过的，也是未来人类仍需经验的事实。

史性心理学是以人的时间为经验自身来看待，但不是去捕捉经验事件的内容。史性心理学不承认人类经验是可以独立自存于过去，而认为当下活着的人对事件的召唤而获得当下经验的综合；召唤本身正是历史性的渴求，当下人将生命历史的经验召唤到眼前，乃是因为人的立足点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寓居于世的种种处境，而处境一直以基本主题的方式成为人类的经验。

史性的叙说，不仅在于文本的历史性，也是身体语言的历史性。小说家余华说，人在文化的生活里寻找千百个

世界，在生存的精神世界找到“要说”的东西。人是用生活的话语作为生命的文本或写作，不一定要用纸笔；史铁生说：“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人是在“心知肚明”里头写作。“心知肚明”是生活里头每天都有的主张，并且构成活着的当代人为什么还在活着的意思。人是用“心知肚明”参与人类经验史的写作，可惜的是，我们居然看不出来这样的经验史性。

以“爱”为例，“爱”一直被视为人际之间的心理状态，但是将“爱”放到史性心理学来看，爱是人类的心理史学多方面的主题——有诗意史、有疼爱史、有痛苦史，所有的爱都必须回到人的根本处境来看待。首先，我们以当代人的“心知肚明”来说爱，从眼睛对肉体的塑形、说话的往返结构与变化，乃至对爱境的设计，都涉及当代人对千百个爱的世界叙说写作，也是参与了祖先与子孙的共通处境——人从来没有离开爱境，在历史里，人们不断发现爱境，以他们的身体与关系当作创作的艺术，他们创造了寂寞与亲密，创造了“能说”与“不能说”的爱语，他们为爱创造了对立面（恨），创造了黏性（悲离），创造了景观（触景的视觉）……

再举另一个例子：家庭心理史学。“家”是人类的基本情蕴之处，它说话，它创造了许多个人的事实，它创造了人们相伴的心理史，也成就了人类依存的史学——它像活物一般，活过历史的时空，任何活着的当代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以“家”为基底的生活，“关系”是其中“心知肚明”

的显扬之源，情感表达式的丰富之源，它创造了关系的结与解，甚至创造了心理的剧场，以及各种心理学理论（连理论都属知识史学）。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对 variation 有了安置的经验史性。

时间赋予我们奇妙的感觉，才使我们的生命产生某种氛围，像薄薄的光晕笼罩着现在，也因此有了生命的厚重感。我被这样厚重生命感激起生活的情趣，因而陆陆续续把我看到的生命情事写下来，在《张老师月刊》刊登，收成本集子，最初交由“张老师文化”。此刻再版，改由“心灵工坊”出版。

我在台大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李宗烨刚好研究童年记忆，而童年记忆刚好是人类生命史学相当重要的主题，他曾经与我联名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历史心理学专题研讨会”里发表一篇论文，虽然是学术文体，但也值得用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将生命史学介绍给读者，所以此次再版，特别收入这篇论文，让读者参阅。

余德慧

谨序于花莲东华大学

2006 年 5 月

第一部

沿着长长劫数的甬道走来 003

山海的呼唤 011

心灵史的救济 023

人一说话，上帝就发笑 035

中年又逢春 043

命运在说话 052

老祖母的眼泪 061

野地少女的佚佗路 071

语言的村落 083

轻轻呼唤你的名 094

亲密相知天地宽 101

夹在睡与床的身体 111

记忆的中间 118

爱在情色时空里 127

渲染的应答——爱情史学的一

切 134

哀乐的爱情 142

第二部

从童年记忆的叙说探讨惦念
的生命感 151

余德慧教授生平简介 217

第一部

沿着长长劫数的 甬道走来

生命是长长甬道，亮光在遥远的尽头。

行走在暗处的我们，眼前微黑，

恩怨情仇全都在暗影里晃动……

等到逼近它时，现场，已成了往日陈迹。

有时觉得，生命仿佛只是一个“切近”，而不是完完整整、服服贴贴地裹在心脏的四周。如果血肉的生命是活灵活现的，只怕是在活灵活现的那一刹那，生命早就闪到一边了。

曾经读过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心理学家晚年的手记，他说自己就像站在月光照进窗帘的身影，自己看不见自己，却被月光照见了；而身后黑暗的斗室却有个看不见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把生命时光磨尽。

在接近岁末的夜晚，我坐在研究室专心读着书，突然间远处传来阵阵的爆竹声，熟悉的童年欢笑忽然溢满身旁，我却被震得心碎；中年人的沧桑，怎容得下这童年的欢笑。

可是，有太多的景象，就是这种“切近”。

生命经验的历史，只能“切近”观看，没有所谓“真实”。

每次在黄昏回到台北，搭出租车回台大，总是塞车。我总是怔怔地望着车潮，不能说什么。从复兴南路穿过和平东路的一刹那间，我就会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双面薇罗尼卡》。曾经，在我还在台大教书的一个夜晚，几个学生邀我到万华看那部电影。那时就在这个路口，我们左等右等，总是等不到一辆出租车去万华；街上人潮汹涌，有着无立锥之地的感觉。最后只好走到附近的梅花戏院，看一部《爱情万岁》，草草结束。

不久，听说学生活动中心要放演这部片子，我特地提早吃了晚饭，越过黑寂的巷道赶着看。没想到依旧是人潮汹涌，我在几乎无立锥之地的地方看了五分钟，受不了脚疾与恶劣的空气，给挤回家了。

后来又在第四台看到预告，没想到又被事情挤压，没看着。这部片子在我的心中洪亮地响着，却欺身近不得，中间硬生生横亘着人潮、事潮，以及一切原因。

然而这并不是仅仅一件事，对我来说，这是生命全部的事实——对于自身，我们只能在生命经验的历史作“切近”的观看；所谓“真实”，到后来只能是“切近”。

我很难用明确的定义说明“切近”是什么意思。在花园新城的住处，夜里听见附近的水声，我总是魂飘九天，不能自己。最近详读近年来收集的晤谈资料，其中有三位女士谈起自己或母亲的油麻菜籽命，那种“切近”的感觉就不断地浮现。

一位女士谈到她的父亲如何让母亲吃苦：由于经商失败，父亲强迫母亲与三位子女搬到小妾的住处共一个屋檐。父亲与小妾的亲密，看在母亲的眼里，居然都忍了下来。父亲可恶吗？这位女士回忆道：

以前有时候半夜起来，会看到爸爸检查我们小孩的背包，看看我们东西带了没有；平时从学校带回来的画，他会帮我们修改；那时候，每天都好快乐。

当我们把眼睛盯牢现场——一个爱孩子的父亲为孩子做事，如果我们站在这位父亲的背后，望着他正在做这些事的身影，我们很难想象五年以后，全家挤在小妾的屋顶之下，忍着感情的苦。那么，我们怎么注视此刻父亲弯身检查背包的一刻呢？

另一位女士谈起那个让她成为油麻菜籽的丈夫。当年她丈夫住在附近，晚上总是逛到她的店聊天。在仿佛依稀之间，女孩看到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对她说，晚上去看电影好吗？女孩不置可否，就这样去了。在这充满情愫的夜晚，我们如何说明往后的日子，丈夫如何在生孩子的夜晚依旧流连赌场，当着她的面施打毒品，而她却必须在饭店洗碗赚钱，把手都洗烂了？在那个看电影的夜晚，女士说，从来没有的幸福在心里升起，这辈子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般的快乐。

追溯悲欢记忆，
是活生生的现场，还是年轻时照片的心情？

我总有着“欺身不得”的感觉：历史的记忆
恰从“远远追溯到劫数的长长隘路”而来，但却
因现在的某件事引发出来^[1]。

读着油麻菜籽女士的叙说，回想说话的现场，就像把
祖母年轻的照片拿出来，跟眼前念佛的老祖母作比对。活
生生的老祖母，如何也回不到年轻的祖母，可是当她说起
去世三十年的丈夫时，那是照片的心情吗？

我总觉得某种“切近”在说话者的现场。

有位油麻菜籽女士读到张爱玲在《流言》写的一篇自
传故事《私语》，泪流满面。张爱玲在父母离婚之后，与
父亲、后母一起同住。张爱玲与后母发生冲突之后：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
禁在空房里，我出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得
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
墙，片面的，痴狂的。Beverley Nicholos 有一句诗
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
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蓝色的月亮，那静
静的杀机。

[1] 引自 Ray West 著，董桥译《凯瑟琳·安·波特》。今日世界出版，1976 年。

油麻菜籽女士曾经因为后娘的挑拨离间，被父亲拿菜刀追杀，与张爱玲的处境几乎是同一个版本。反过来，张爱玲也有喜欢父亲的时光：

我喜欢鸦片的云雾（张父是抽大烟的），雾一样的太阳，屋里乱摊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喜欢我的爸爸”（或妻子 / 丈夫 / 情人）是活的现场，还是一张年轻时的老照片？

要在这两个问题挑一个答案非常困难。许多油麻菜籽，后来就“不再是油麻菜籽”：她们的儿女买了房子，过年过节回来团聚；她们有的甚至无怨无悔地又接纳了丈夫；有的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成了政府褒扬的“模范母亲”“足式典范”，当然也有人哀毁而亡。

当张爱玲有了“自己的家”安顿之后，在她的旧书柜里翻到一本书：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

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坐在“自己的家”的张爱玲又去认了“天津的家”。当年她从天津的家逃出来恨透了它。

走在陌生地，往事冷不防地跳出来，
试图逼近，已是昨日黄花

有一位油麻菜籽在她的丈夫出外游荡不归之后，辛辛苦苦地养育儿子，后来丈夫回头，她虽然默许他进来，却足足有二十年不曾与他说话。根据老祖母的孙子描述：

从小，祖父就好像家里的透明人。祖母从来不跟他说话。吃饭的时候，大家习惯不叫祖父吃饭，祖父总是悄悄地出现在饭桌，默默地拿碗筷。你很难想象，他是当年火焰高涨，把祖母打得半死，又在外边玩女人，半个月不曾回家一次，十年不曾拿半毛钱养家的男人。

这是现场与历史的老照片重叠在一起的景象，生命里的历史之眼。